

品味 红色经典 ⑫

波澜壮阔的战争史诗片《南征北战》

左 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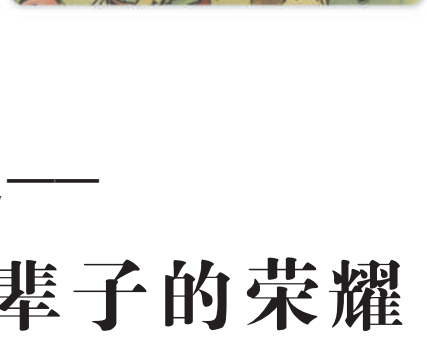
①

近70年的时光里,《南征北战》受到广大观众的热爱,成为几代人不可磨灭的共同记忆。

《南征北战》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创作过程。1951年初,华东军区解放军艺术剧院创作并演出了话剧《战线》,反映解放战争时期华东战场上的英勇事迹。在陈毅同志的指导下,华东军区政治部决定把《战线》改编成电影,编剧沈默君、顾宝璋合作完成剧本初稿,反复修改时,原话剧作者沈西蒙也加入了。负责拍摄的任务交到上海电影制片厂,导演是北京电影制片厂的成荫。事实上,为保证拍摄质量,这部影片统一调配了各单位和军队的人力、资源,上海电影制片厂的汤晓丹导演火线入组,与成荫兵分两路,分别拍摄国民党军和解放军的戏份,然后再“会师”完成全片。

陈毅同志一直关注《南征北战》的创作,给出创作方向和修改意见,粟裕同志也亲自参与影片的军事场面拍摄计划。他们的参与,让《南征北战》拥有了英雄主义气魄和革命浪漫主义气质。

《南征北战》是当之无愧的艺术杰作,在此之前,中国电影还未有过如此宏阔、如此精美的战争历史画卷。



②

在叙事空间结构方面,影片用运动轴线确立基本关系。解放军从右向左时,是向北大踏步地后退;从左向右时,是向南大踏步地前进。进退之间,是胶着的战斗过程,加入了纵深、高下两个方向的构图和调度。这让观众对“运动战”“阻击战”“歼灭战”等军事术语都能一目了然。片中数次展示作战地图,对重要战场的位置坐标一再提示,帮助观众把场景画面和整个战场形势联系起来。

叙事时间方面,由解放军的退与进、静与动、守与攻造成了心理节奏。开场台词交代出战争主题从抗日向解放转变,置景着装呈现故事发生的特定季节。通过战士行军途中的主观运动视点,让将军庙、摩天岭等场景先后进入观众眼帘。战士与家人的短暂相聚造成惊喜,接踵而至的撤离又带来不舍不解。这时,我们会理解到,为什么导演选择冯喆来出演主角高营长,他身上文武兼备的儒将气质恰到好处地抚平了从银幕上的士兵到银幕下的观众都接近顶点的情绪,也为接下来一连串的阻击、追歼储备了足够的能量。冯喆和张瑞芳都是新中国成立前在上海电影行业里成长成名的演员,他们很好地把早年左翼进步电影的传统和经验移植到新中国电影事业的土壤,并奉献出新的表演状态。张瑞芳扮演的民兵队长率领民兵阻止敌人炸坝的一场夜戏,在全是男性角色的主战场之外别开生面,也为她十年后在电影《李双双》中的出色表演奠定了基础。

造型设计基于史实,又有所选择与创造。凤凰岭阻击战,镜头交替表现敌我两军同时从南北两侧上山,自然日光造成“阴阳割昏晓”的效果。同时,解放军士兵手握钢枪,枪口时时向前,国民党军士兵用肩扛的姿势,枪口常常朝后。战斗尚未打响,胜负已可预判。显然,战士们不仅仅追求再现历史的表象,而且创造性地寻找艺术的形式,呈现历史的本质。

今天重看《南征北战》,我们不但不会感觉沧桑,还会被影片扑面而来的勃勃生机和大家风范的电影语言深深震撼。重温红色经典,我们所得到的不仅仅是一部历史,更应感悟创作者用心绘就的蓝图。蓝图中有传统文化与电影资源的积淀,有现实主义与现代美学的探索,有英雄主义与浪漫主义气质的交织,最关键的是对历史内在逻辑的揭示。历史的重量来自人民,艺术的力量也来自人民,与人民水乳交融、生死与共,才能汇聚无坚不摧的磅礴伟力。

(作者为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

如海的群众队伍,他不知不觉流下了泪水。“忘不了,忘不了啊!这是俺一辈子的荣耀……”如今,一说起阅兵的盛况,父亲总是重复这些话。

今年是中国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全国上下都在开展党史学习教育,许多人来家里慰问父亲。父亲年纪大了,口音也浓重,我们全家人就成了他的翻译。作为支前民兵的后代,我愿意将父辈的故事一代代讲下去,让更多年轻人了解那段红色记忆、传承红色基因!

(口述人山东临沂市蒙阴县桃墟镇野老峪村党支部书记董富君,肖家鑫、傅家德采访整理)

图①:电影《南征北战》剧照。图②:《南征北战》宣传画(局部)。图片来源:中国电影资料馆。图③:董长松。图④:淮海战役中的支前小推车,由江苏农民捐赠给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版式设计:赵德汝



基于党史题材创作本身对历史真实性的高标准严要求,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某种程度上已担负起了当今时代记录正史、传承信史的重要职能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的重大时间节点,一批重磅作品陆续推出,特别是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涌现了不少佳作。前不久在江苏卫视、浙江卫视热播的电视剧《大浪淘沙》,便是一部追求历史深度与叙事创新、见人见事见丹心的深情之作。

《大浪淘沙》讲述自1919年到1945年,中国共产党改造旧世界、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艰苦奋斗史。品观全剧,有感动,有惊喜,更有沉思。感动于叙事手法,全剧以人物命运之舟颠簸穿行于历史长河的惊涛骇浪,宏大叙事画卷上浓墨泼洒着大色块的人文观照之美。惊喜于形式表现,剧中引入2021年新时代青年的视角,在对这段历史的回望中,历史与现实以青春之名同频共振。沉思于主题表达,那一群中国共产党人前赴后继献身历史的波澜壮阔,唯见初心如磐、信仰如山。尤其难能可贵的是,这一切都是建构在对党史的真实呈现与深度解读基础之上所呈现的力量与美!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关注影响国家民族命运的重大历史事件,书写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革命奋斗生涯,注重史诗品格,彰显崇高之美。近年来,随着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整体创作能力的提升,以及创作者对历史脉络、重大事件、重点人物的深入挖掘,电视剧的艺术表达、故事结构也日渐丰富多元。因此,我们发现,思想史可以拍出电视剧,政治史也可以拍出电视剧。基于党史题材创作本身对历史真实性的高标准严要求,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某种程度上已担负起了当今时代记录正史、传承信史的重要职能。《大浪淘沙》全剧几无虚饰,完全选取真实人物与真实事件。它从中国共产党始终初心不移的奋斗视角切入,循着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的内在逻辑,真实呈现历史原貌的奇峰突起与悠远宏阔。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大浪淘沙》以剧载史,通过浓郁的纪实风格、严谨的史实结构、信息量密集的党史内容,成为及时有效的影视化党史学习教育载体。

历史剧的宝贵在于有思维高度和思想深度的历史解读,且与社会现实密切呼应并引发时代共鸣。有观众评价:“《大浪淘沙》有着鲜明的政论体风格。”这正是该剧追求深层价值表达与人物精神传递的结果。全剧情节节奏紧凑,五四运动、中共一大召开、国共合作、北伐战争、“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五次反“围剿”、遵义会议、长征、西安事变、抗日战争、中共七大等,这些大事件固然是那一段历史时期中国社会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运动的结果,但细心的观众会发现,剧中最大的矛盾对立面蒋介石与日本人并未正面出场,因为它将篇幅巧妙地集中于剧中“13+2+1+N”的主要人物身上。按照导演嘉娜·沙哈提所说,“13”代表13位中共一大代表,“2”是“南陈北李”两位创始人,“1”是中共一大会议幕后功臣王会悟,“N”代表的是后续入党、不断奉献的共产党人。

剧中的历史流动与主要情节,始终对焦主要人物对事件的参与、解析,同时辅以客观人物陈启航的深度点评补充。比如,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段落中,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的长篇激烈讨论,讨论犹不足,还有毛泽东对普通战士的耐心解说,再辅之以狱中陈独秀、陈松年父子的长谈。剧中人对事件与局势的认知在争论中螺旋式上升,人物的内心变化也通过信息量巨大的台词对白,转化为层次丰富的情感奔涌,令人印象深刻。如“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白色恐怖笼罩,党员人数从近6万人锐减至1万多人。沉痛气氛之下,插入了一段跳出历史的讨论与感悟,“有人脱党叛变,有人倒下牺牲,但更多的人站起来不惧生死逆流而行”,“总有些底色,无论岁月如何冲刷,始终不变!”这正是红色基因的代际传承,青年有信仰,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将更加充满力量。

诚然,现实与历史呼应跳转手法的运用在剧中还可精益求精,但不可否认,它服务于内容的真实性与深刻性,是本剧的独到之处。历史大潮之下的人物命运感,是本剧不得不说的另一个亮点。这种命运感,既是身为革命者,政治命运的历史真实;也是作为普通人,情感命运与生活逻辑的真实。

《大浪淘沙》还表现出李达的不屈与坚守、王尽美的壮志未酬英年早逝、何叔衡的壮烈牺牲、邓恩铭的英勇就义,等等,让今天的观众从只知道一个名字,到了解他们的事迹,更感动于他们的精神追求,这是向革命先辈先烈们的崇高致敬。剧中情感命运质朴动人,却不曾刻意雕琢,呈现出真实的生活质感。

沧海横流,大浪淘沙。前进中,或许有人落荒颓唐,但千千万万革命者在艰难困苦中淬炼信仰,坚守初心,拼尽全力共同托举起一个崭新的中国!愿每一位身处时代大潮的前行者都拥有如磐初心,不负使命,奋进新征程!

(作者为文艺评论家) 上图为电视剧《大浪淘沙》海报。

初心如磐 信仰如山

——观电视剧《大浪淘沙》

李 准

104岁、77年党龄支前民兵董长松的后代讲述——

这是父亲一辈子的荣耀



③

父亲是贫苦农民,兄弟5个中他排行老三。他从小缺衣少食,由于家里穷,爷爷奶奶只能把最小的儿子送给别人抚养。为了补贴家用,父亲12岁时就给他打短工、放牛。

1938年,日寇入侵沂蒙山区,21岁的父亲被抓去当了苦工,给敌人修筑碉楼和公路。他一天只允许吃一顿饭,被痛打和折磨却是家常便饭,一次搬运石块时由于动作慢了,便横遭一顿毒打。在一个漆黑的夜晚,他趁着敌人不备,侥幸逃脱。在路上,他亲眼看见日寇杀害了一名无辜村民,只是因为这位村民不肯带路。这一幕,深深震撼了他。那时起,他便暗自下定决心:一定加入党的队伍,与父老乡亲们一起赶走日本侵略者。那一年,他找到抗日游击队,加入了民兵组织。

1944年的4月,父亲终于如愿加入党组织。那天,入党介绍人对他讲:“从今后,你是有组织的人了,今后多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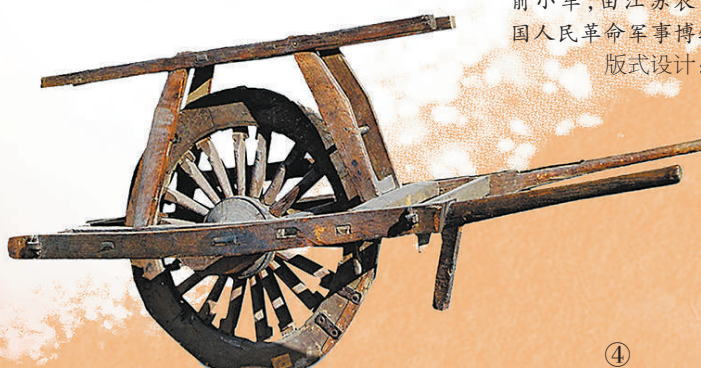
领群众为队伍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儿……”这句话,他记了一辈子,也努力了一辈子。

1945年3月,日寇对沂蒙山区再次实施“大扫荡”。那时父亲已是一名民兵排长,他主动请缨,带领周边群众拥军支前。他一边发动群众,一边收集拥军给养,然后由我的大伯父负责带队,送往八路军指定的地点。父亲说:“我们没黑没白地走村串户凑军粮,嘴说干了,腿跑累了,但这比起上前线的战士们都不算啥。”

“最后一匹布做军装,最后一粒米做军粮,最后一个儿子送战场……”说的是革命战争年代沂蒙山区的老百姓拥军支前。

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沂蒙地区人口约420万人,其中就有21.4万人参军参战,120万人拥军支前。沂蒙人民用小推车,将物资源源不断推到前线,我的父亲董长松就是其中之一。他曾带领40多个民兵支援兖州战役、济南战役、淮海战役。

打淮海战役时正值严冬,寒风呼呼地刮着,敌机不断地狂轰滥炸,民兵们就推着小车边躲边走。累了,在路边轮流打个盹儿。饿了,简单吃点红薯、高粱面。渴了,砸块河沟的冰块含在嘴里。鞋子跑掉了,顾不上回头去找,脚磨出了血泡,也没心思坐下来歇一歇……就这样,他们辗转数百里,终于把军粮送到了



④

影視